



玉面情俠

上册

● 欧阳龙飞 著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初相识	两情依依.....	(17)
第二章	忘年交	遇难呈祥.....	(49)
第三章	救群雄	威震天下.....	(83)
第四章	匡正义	二次援手 ...	(115)
第五章	两分离	情愫万种 ...	(154)
第六章	诛逆贼	复帮御敌 ...	(191)
第七章	助情哥	北国奇遇 ...	(250)
第八章	明大义	重振旗鼓 ...	(296)
第九章	牵情怀	天涯觅友 ...	(345)
第十章	雪大恨	同仇敌忾 ...	(384)
第十一章	探魔窟	虎口涉险 ...	(425)
第十二章	祭亲人	手刃仇家 ...	(468)
第十三章	弃前嫌	直捣魔巢 ...	(512)

第十四章	大会战	群魔授首	… (536)
第十五章	情生情	枝节横生	… (573)
尾 声		(613)

楔子

天灰蒙蒙的，仿佛一张巨大的乌灰帐幕。四野萧萧秋风冷冷地游窜；山顶树木极少，到处是枯黄的草茎，风一吹，飒飒作响。中间一块空地，裸露出一些凹凸不齐的碎石沙砾。四个高大的汉子，横眉怒目地站着，他们都穿一身灰色衣裤，唯有衣领上的红条格外醒目。

“说，快说！‘剑谱’在哪里？再不做声，老子就捏碎了你的琵琶骨，嗯？！”

中间一个男子，似是他们的头领。只见他咆哮着逼向地上的一个男孩。男孩年约七八岁，双目紧闭地躺在沙石上，嘴角依稀流淌着殷红的血沫。

“金堂主，这小崽子四肢虽断，却倔犟得很，干脆了帐！”一个瘦脸男子刀眉一扬，指着小孩吼道。

“你们再去搜一遍，我在这里对付这小子，我不信就没法开他的口；哼！”金堂主咬了咬牙，似有更厉害的招数对付地上受伤的男孩。

此人身材魁梧，真个是腰圆膀大。只见他凝神定思，想了片刻，缓缓抬起右手，中指和食指并拢，意欲发功摧毁男孩的理智，让他神智迷乱说出剑谱踪迹。

忽然，一道劲风猛然袭来，金堂主猝不及防，倒退几步。

金堂主心中一惊：何处冒出个程咬金？而且身手极为不凡。金堂主抬头一瞥，只见十丈外的山脊上伫立着一个眉须皆白，顶门亮堂的老人，身着一袭灰白色的道袍，脸上似笑非笑泛着红光。显然，方才这阵劲风正是老人的掌力所为。

金堂主眨眨眼睛，似是有些不相信。老人何以有这般内力，恐怕当今天下的武林高手难寻几位。他哪里知道，这阵劲风仅仅只是老人袍袖随手一拂所致。若是运力发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也消受不了。

金堂主心知今天遇到了异常高手。也亏得他应变敏捷，当下双手抱拳一拱，正声道：“何方前辈高人，在下金大坚，‘赤焰教’金雀堂堂主，未曾拜山，望乞海涵！”

“哦，原来是赤魔教的贼子。难怪竟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儿施出这般歹毒的招术，畜生！”

老人声音不高，却震得几人耳鼓咚咚生疼。老人边说边向金堂主走来。

“前辈敢莫要插手此事！”金堂主心中一寒，竭力想以言劝阻。

老人置若罔闻，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躺在地上的小孩。忽见白光一闪，金堂主随手一把梅花针“满天飞花”地向老人兜头兜脑地射出，金堂主号称“千拂手”，乃暗器名家，所发暗器百发百中，手劲自是不弱。大把梅花针细如牛毛，经他劲力迫出，即使江湖上一流高手也实难闪避。梅花针刚一脱手，金堂主左手上又多了一把四尺来长的青锋剑。

满天梅花针何等迅急，堪堪要刺入老人周身上下的一瞬间，岂料老人不避不闪，抬起右手随意轻轻一挥，弹指间，千百根梅花小针，仿佛蜜蜂见了火球，转向倒射而回，只听

“哎哟”“当啷”声响，金堂主旁边四人已然着了道，随着几声呻吟，四人剑已脱手掉地，身上各中了几枚梅花针。

饶是金堂主应变神速，连连挥动手中青锋剑，一时舞得风雨不透，一片“叮叮当当”声中，梅花针大多被他的剑截碎。只是回针劲力太强，仍有两枚刺入他的肩胛，他猛觉一阵寒气透心凉，作骨处麻痒难禁。他自然明白这些钢针都是淬毒之物，时间一长更难痊愈。于是急急收剑厉声猛喝：“风紧，扯呼。”那四人更是咬牙忍痛，慌不叠地向山下逃跑，几个兔进鹊落，顷刻便没了踪影。

老人也不追赶，弯腰察看小孩伤势。小孩四肢已断，兀自流血不止，然而小孩仍然双眼紧闭，牙齿咬得格格生响，整个身子颤栗不已。老人修为渊深定力超凡，眼见男孩的惨景也情不自禁心中一酸，几乎掉下泪来。看来这小孩的忍性不凡，现已胜过成人，日后成年这份自制力端的了得。

老人迅急点了小孩的四肢穴道，顿时血流止住。又点了他的昏睡穴，让他沉沉睡去，减轻伤痛之苦。然后，轻轻地把四肢断骨仔细接好，随手从怀中拿出一个白色小瓷瓶，拧开瓶塞，立即异香扑鼻。老人用小拇指指甲挑出一些紫色软膏敷在伤口处。

“唉，……”一声轻叹，微弱之极，山风呼呼之中常人根本听不出。老人耳目超凡，自然听得清清楚楚。其实老人一现身，就已看到躺在草丛中的那人。只是刚才小孩处境危险，老人急于救助，无暇他问。眼下小孩生命无虞，断骨处敷上了他的“活血续骨膏”，细皮嫩肉，三五日愈合不成问题。

老人形若飘絮，不知不觉已站在二十丈外轻声呻吟的汉子面前。这人年约五十开外，满面虬髯，黝黑的脸膛上肌肉

颤动，显然受伤不轻。老人双手紧贴在他胸腹处，发功用自身真气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助他调息。

虬髯汉得他真气相助，体内气血流转渐好，人亦缓缓醒过。他顿感周身一阵舒畅，睁眼望了望老人，嘴唇轻启微声道：“多谢前辈援手，敢问前辈，龙儿还好么？”

他心中的龙儿显然就是适才老人为之接骨敷药的小男孩。

老人慈眉善目，颌首道：“不用多虑。你需慢慢调息内气。”

虬髯汉苦涩地笑了笑：“不成的，老前辈，晚辈受伤极重，余时无多，让我把话跟您说个明白……

“在下‘华山派’门下弟子耿惠华，那位男孩叫古成龙，是我师弟古尚虹的独子。一日深山采药，于一山洞中偶得一个铁盒，内装一本‘天玄剑谱’上册，我师兄弟喜不自胜，带回家中精研细悟。剑谱文字深奥，研谈许久，方知先要练成剑谱中所载‘乾元一气功’之后，才能习练‘天罡剑法’，与剑谱上所载‘天玄剑’有出入；两人反复揣磨，仍不得‘天罡剑法’，想是上下册有别，上册是‘天罡剑’。无论‘乾元一气功’口诀和‘天罡剑’剑诀，我们都背得烂熟，可就是练不成。按口诀练‘乾元一气功’时，内息逆转，周身血脉不畅，几欲晕厥；‘天罡剑法’按剑诀，仅仅演练三五招，就觉招式太过刚猛，以致令人精神委顿，四肢百骸极为疲累，犹如生过一场大病。练了几次之后，再也不敢妄自练习。恰巧有事，那一日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就是刚才来的五人中的红脸大汉。他自称少林寺高僧，因少林寺有一剑谱秘籍被盗失踪，受方丈之命，特出寺寻访。言谈之间，师弟不慎将‘天玄剑谱’之事泄露。那和尚闻知惊喜，急欲探看。

我见和尚神色贪婪，事出有因，连说该剑谱一月前被人盗走。和尚并未深究，只是阴恻恻地冷笑连声，扬长而去。

“我两人见事不祥，连夜将剑谱转移。数日后的一个晚上，一伙人突然冲杀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将一家老少三十余人斩尽杀绝，无一幸免。侥幸我带龙儿在七十里外的灵华寺上香，寺中长老与我稔熟，留我叔侄二人过夜，才免除灭顶之灾。谁知他们意欲斩草除根，竟追杀到此……”一席话未尽，已是气息奄奄，满脸死灰。

片刻，他轻吁了一口气，继续道：“我已经伤在他‘蚀心腐骨掌’下，内脏已受重创，不会久于人世。唉……”

他突然睁大眼睛盯住老人。原来他受伤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此刻经老人内力相助调息运功，神志一度清醒，视力有所恢复，看清了老人的面容。他定定地望着老人，目光骤然烁烁有神，脸上泛出舒畅的神色。

“前辈敢莫是散逸真人么？”

老人微微一笑，点头称是。

“久闻大师尊名，只是无缘拜识，今日幸得大师相助，实乃天意。呵……正是龙儿造化，请受晚辈……一拜。”说着动了动身子。散逸真人连忙轻轻按着他道：

“你伤重，不必拘于礼节，有什么话尽管对老夫说来。”

耿惠华恳切地说：“恳请大师收下龙儿！此子年仅七岁，却是天资颖慧，日后习成‘天罡剑法’，造福武林，我……我兄弟九泉瞑目……‘剑谱’在……山下瀑布洞……洞中！”说完气绝而亡。

散逸真人放下耿惠华逐渐冰冷的尸体，站起身子，朝古成龙躺卧处望了一眼。古成龙正在熟睡，脸上已没有先前那

般苍白。

老人拾起地上的剑，随手指地一挥，挖了一个大坑，把耿惠华葬了。然后发掌将一块大石击破，挑了块抽屉大小的石条，运“金刚指力”功，劲贯食指，在石条划起来。只听“沙沙”声响，石粉拂拂扬扬，顷刻间九个大字赫然醒目：“华山剑客耿惠华之墓”，乃是颜体，遒劲有力，入石三分。散逸大师静立坟前默祷片刻。

侧耳细听，忽向后方闪去。约莫二里之遥，果见山后凹处有一泉水，自山洞中涌出，蜿蜒至一悬崖边形成一道瀑布，泻入数十丈下的深潭中隆隆有声。但见水花飞溅，闪闪生光，端的是别有洞天，煞是壮观。散逸真人飞身栖在瀑布下一丈余处的大岩石上，见有青草倒伏，似是人迹，仔细端祥，见有条裂缝向下，觅隙而下愈来愈宽。散逸真人沿缝隙而入，终处有一小洞。仅容一人弓身而入。进了洞中，但见洞内昏暗一片。他打燃火石一看，洞深不过丈许，尽头有一方石，用手平推，方石移向一边，露出一个小洞，内有一个铁质方匣。老人将匣子揣入怀中，寻原路返回。

古成龙兀自熟睡不醒。散逸真人把成龙轻轻搂在怀中，闪回山脊边。那里原有一个石洞，乃古成龙和耿惠华二人栖身之所。洞室壁上有一小小方窗，是以洞中光线明亮。老人把龙儿放在石床上，拉过被子盖好。

散逸真人坐在石凳上，伸手入怀，将方匣取出。打开铁匣，洞室顿时香气充溢，原来铁匣内箱一木盒，木盒乃檀香木打造，以防虫蛀，制匣人想得好周到！

启开盒盖，内有一黄色油布包，揭开油布，“天玄剑谱”几个大字赫然入目。此时，洞中光线渐暗，想来天已近黄昏。

散逸真人打燃火石，把桌上油灯点燃，关好风窗，就着灯光，把“剑谱”仔细看了一遍。真人乃文武全才的高人，“剑谱”中的深奥文字，一看之下便心领神会，几遍过去已然默记在心。他即刻盘膝入定，按“剑谱”中口诀，气沉丹田吞气吐纳。

散逸真人只觉周身真气激荡，体内数十百处穴道中的“返阳真气”犹如河川汇入大海，冲击着各处玄关，内息如焚。全身衣衫膨胀成一个大球，洞中物什仿佛被一股旋流激荡，灯盏焰苗增大，向着相反方向倒覆。

如此过了两个时辰，散逸真人感觉周身舒泰，内息通畅远胜从前，精力充沛异常。散逸真人以他数十年修为，顿悟个中精髓。“乾元一气功”乃绝世神功，非有相当功底实难习练；否则，将至走火入魔甚至有生命之虞。难怪真师兄弟久习不成，还是他们谨慎入微，没有强求，方未

一连过去了几天，散逸真人一边为龙儿疗伤，一边习“乾元一气神功”，演习“天罡剑法”。待龙儿伤势基本已经有了月余时间，真人的“天罡剑法”也已经初成。天罡剑式一经发功，招式刚猛异常，剑气慑人心魄。一柄普通剑，经他真气融贯其剑身，展开剑式，周围数丈飞砂走石，剑锋着处，所向披靡，削石如泥；突出地面如笋的尖石，均被削平。再过数日，龙儿病体痊愈。散逸真人背着龙儿，发力奔驰在崇山峻岭间。不几日，老少二人已回真人修炼的昆仑山天盆峰中的石洞中。

天盆峰位于昆仑山脊处的一座高峰之中，周围山峰积雪终年不化，中心低凹数十丈，有一百丈见方的平地，从上鸟瞰，犹如一个圆盆，故名“天盆”。盆地周围风雪为峰岩阻挡，

气候温和适宜，古木参天，郁郁葱葱，中央平地绿草如茵。高山之巅，冰雪世界还有一块如此绿洲仙境，令人叹为观止，真是个是另有世界别有天地。

真人居住的洞室就在盆地的山脚边。洞边树上，有许多猿猴攀枝摘果，纵跃戏闹，见到二人，望着他们直眨眼睛，却不下下来。显是极有灵性。乍一近前，毫无踪迹，只见一块巨石，轻轻一推，巨石缓缓移开，露出丈许长洞口，入洞转过几道弯，即到了中心石室。石桌、石凳、石床等一应俱全，桌上摆着色泽碧绿的石盐石杯，乃宝石雕刻而成。石室宽敞且光华夺目，因为石壁中镶嵌无数宝石。这些宝石从昆仑山中采来，尽皆晶莹闪光，异彩夺目。

小成龙望着室内琳琅满目的玉石器皿和五光十色的宝石，一时说不出话来，两目直勾勾的愣立室中。
“坐下。”真人望着这可爱的孩子笑了笑道：“肚子饿了，到门口去拿几个果子来充饥！”

小成龙是一愣。方才进屋时，门口确有一块青石板，却是光滑溜溜的，哪里有果子？难道要他去树上摘？树多高呀！再看老人眼色，似乎不是謔语，也似乎不是要他到树上去摘，他只得迷惑不解地向洞口走去。却见光溜溜的石板上，此时已堆满了果子。成龙欣喜地把果子兜在怀中跑进石室，两人各食了几个。成龙觉得那些果子鲜嫩脆口，食得津津有味。

“这里的猴儿颇有灵性，日日送来许多鲜果，成了我的忠实伙伴，哈哈！”老人笑着牵了龙儿的手，走至床后，往石壁上轻轻一推，石壁原是一重门。龙儿随老人进到壁中，只见这里又是一番布置，四面墙上挂着许多字画，还有一张硕大的人体穴道图解，右边石桌上摆着文房四宝，最大的“山”字

形笔架中间嵌着一粒鸡卵大的宝石，光芒四射。石架上放了许多厚厚的书籍，龙儿大部分叫不出它的名字。左边放置两把好大的太师椅，龙儿简直可以在上面睡觉，中间石机上放着一块红红的石花，老人告诉他，那是海里生长的红珊瑚。

他坐下来仔细端详着壁上的字画，其中有一幅吸引了他，那上面的几句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不禁使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双亲，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今生今世他再也见不到慈祥的父母，他成了孤儿！幸喜遇见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只有练成绝世武功，为父母报仇。习武、报仇在他小小的心灵扎下了根。

突然，他灵机一动，从座椅上滑下来，双膝跪在老人面前道：“老人家，您收我做个徒弟吧，让我日夕伴在您身边习武，将来好为父母报仇！”言毕恭恭敬敬地向老人磕了三个响头。

散逸真人哈哈大笑，右手抬了抬，“成龙只觉有一股柔和的力道把他的身子托起来。

只听老人说道：“小老儿一生孤独悠闲，从不收徒。今日念你一片诚心，看你资质颖慧，日后必有大成，破例收你为徒！”

“师父！”成龙双手抱在胸前，欲行拜师大礼。老人袍袖前伸，致使龙儿跪不下去。老人道：“好了，娃儿，冲着你的这声尊称，老夫挺受用的。山野之地，今后俗礼一概从免。”

从此，古成龙朝夕伴着散逸真人，修习“返阳功”心法。“返阳功”乃正宗玄门大法，昔年散逸真人得四明禅师传授，积八十年真修参悟，将心法口诀删修增补，独创一套心法口诀，精辟甚前，且习练进展神速。

古成龙十年初成，其间师父教了他一套“灵猿拳”，套路敏捷异常。林中大小猴儿都会这套拳术，终是畜类，无法习成内功。饶是如此，身法却是极为灵敏，成龙与老猴经常拆招，从一对一至一对十，到后来能够在二三十个猴儿中间往来搏击，群猴均不能沾其身。

十年中，每日已时修习穴道术，从认穴、点穴、打穴至冲关，人生各处穴位，即使暗夜亦能认准。此外，散逸真人经常指导龙儿读书识礼。他本秀才出身，颇有文才。龙儿也似乎文武各有所好，于是师徒俩情投意合。成龙读书不少，常常与师父一道研讨武学，散逸真人一生豁达，极恶人世的奸诈，童心不泯。老少二人极是投缘，一个肯学，一个倾囊相授，龙儿无论文才武功得益于丰厚。

待到十六七岁，日日书简武术，仅与猴儿为伍，虽然师父性情开朗，仍时有腻烦孤独之感，总想下山游历一番。散逸真人也觉这孩子功力已经不弱，让他独自山外逛逛，有何不可，他本性喜悠闲，从来无拘无束，知道年轻人生性好动，遂允许龙儿出山走走。

正是阳光普照，风和日丽的大好时光，山下百花竟放，山上玉树银花。成龙不觉心旷神怡，轻跃山巅，满目白雪皑皑，空气清新，精神不觉为之一振，成龙感慨万千，正是“登泰山而小天下”。顿感四肢百骸轻松舒爽，欣然雀跃。几个腾纵，跃到一处独崖之上，突见低洼处有一个粉红色小球上下翻动，凝目一观，原来崖边低洼处有一垂直石洞，洞中一条青色巨蟒，蟠曲其中，头大于盘，张口朝上。口中血红信子伸曲不定，粉红小球随着箭头似的信子的伸缩呈上下移动。

成龙好奇心顿起，俯身移近要看个仔细，小球上下移动

的距离慢慢增长，直达丈许，距离成龙脸面仅尺许，成龙早就听说，红球乃巨蟒修炼千年的精华，成龙何等机敏，眼见得机不可失，就着这难得的机会，右手迅雷不及掩耳地伸手抓住粉红色小球，不及转身，就势箭一般向后纵去。同时，把红色小球塞入口中吞服。此时，叫得“哎哎”声响，如鼠传声。看时，巨蟒已冲出洞口数丈，有如狼烟腾空，早已没有了成龙踪迹。成龙急急奔回石室中，立即盘膝调息内气，只觉气血在体内狂愤激荡，冲开任督二脉，周身如焦炭灼烤，炙热异常。过得一个时辰，渐觉四肢百骸真气流转畅通，舒适无比。这样足足过了两个时辰，成龙才睁开眼，只见师父笑嘻嘻地站在自己面前。

“龙儿，恭喜你大功告成！”师父朗声说道：“今日游山受益不浅，哈哈！”

成龙连忙起身，把自己适才遇蟒之事，一一详呈师父知晓。

“哈，老夫均已目睹，亏得娃娃佛至心灵。这巨蟒已修炼千百余年，粉红色小球，即是它的真气精华。你将其吞食，凭添了百年功力。老夫刚才观你入定运功时，顶门真气已升腾丈余，远远超过师父。你观老夫真气升腾不过五七尺罢了，日后，只要略加指点，授你‘乾元一气功’口诀，神功即成！”

自后数日，古成龙在师父悉心指导下，尽心参悟“乾元一气功”心法口诀，已有初成。后来几个月，专练“天罡剑法”。

一日，演练完毕，散逸真人对他说：“龙儿，依老夫看，‘天罡剑法’招式刚猛，剑气带煞，寻常武林庸手，慢说过招，恐怕剑气早已击倒他。只是，这套剑法的招式中，防守严密

有加，嘿嘿，进击尚嫌不足咧！成儿有何见解？”

“徒儿也感觉其中出招太少！”成龙与师父感觉相似，连连接口道：“一味的防守，极是耗力，难怪它讲究中气充沛，寻常高手实难负荷！”

“嗯，”老人赞许地点了点头道：“这套‘剑谱’名曰‘天玄剑谱’。我们手中是上册，乃‘天罡剑法’。依老夫想来，只怕还有下册。那么下册所载剑式就是攻击型。看起来，这套剑法，似乎是由两组剑式合成。”

“师父，从剑式中看，两套剑法只是相互配合的招式。”

“其中无珠联璧合态势，”师父接口道，“有的是一正一反的两极配合。”

“徒儿愚昧，细细琢磨，它们仍是兼学有长。”成龙复道：“两相补充不足，此一时彼一时。下册中的剑式，长于阴柔轻灵，弥补‘天罡剑式’中空门……”

“空门！”真人诧异道：“空门安在？”

“师父容禀，”成龙连忙说道：“徒儿言的是剑式。若说剑气，‘天罡剑’剑气有如铜墙铁壁，实无空门可言。‘剑谱’后面有一句话‘天玄不出，切勿妄动！’独创这套剑法的人，亦看出个中症结。窃夺‘剑谱’者大有人在，又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为强敌窥破，利害祸福则昭然若揭！”

“龙儿言之有理，有理！”老人连连点头，嘉许地望着眼前少年人，无论武功和学识见地，龙儿已非常人可比，多年苦学已然功参造化，其中有他一份心血，老人好生欣悦。

他继续道：“日后若能觅得剑谱下册，两式合一，参悟成一整套剑式，妙哉！只要有了下册，老夫立志如斯！”散逸真人说这些话时，显出踌躇满志的神情。老人一生参修武学，每

每论及此道妙趣横生，忽又问龙儿道：“龙儿悟性甚高，可知‘返阳功’的真谛？”

“孩儿愚鲁，只觉‘返阳功’乃功力纯正的绝世内功，久练使人精力旺盛气血不衰。至于它的超凡脱俗功效，孩儿还未及揣摩。”

“老夫对‘返阳功’习研有年，长期施运，使人延年益寿。娃娃，老夫已过百岁，犹是壮年武士，气力不减。‘返阳功’实乃健身御敌兼而有之的卓绝神功。老夫志在独创一整套内功心法。娃娃，将来出山，要留心寻觅剑谱下册，以遂老夫心愿。”

“弟子谨记于心！”古成龙将师父此言刻骨铭心，后来终于寻得剑谱下册，那是后话。

“龙儿，你的功力已成。”真人对徒儿的武功时时悉心指教。“但要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还得习练功力的收发自如，达到以臻化境的高境界！”

老人削了许多把薄薄的木剑，让几十个猿猴把持，与成龙对招。成龙手持青锋剑，既要拆招又不能损坏木剑。猿猴身无内功真气，与之喂招，只能点到为止，一沾即收。饶是成龙剑法已然出神入化，要拆招不损木剑都非易事，剑式发动，必得着力奇准且拿捏火候。轻巧灵动中内力一发即收，不可差错毫厘。成龙如柳絮飘风觅隙寻暇，群猴同时展开手中剑，只觉有股无形的绵力阻滞剑势路道，无论它们劈、刺、扎、挑、删、崩、盖、圈，俱被一一拨回而不着边际，似是无力胜有力，看来无形实则有形。

继而，成龙又在师父指导下，习练“徒手摄物法”，轻灵翔动地避开剑锋。左手施“金刚指力”中的“一指禅功”，隔

空点穴。对方持剑的手腕顿觉一麻，剑脱手瞬间，闪身夺剑。认穴准确，运功恰当，一击成功。双手同时使不同的力道，无半点回旋余地。弹指间剑到手，几十柄木剑盏茶时光，尽数到了他手中，木剑丝毫无损。

“哈哈！娃娃，这些猴儿与你要了这么久的时候，喉干舌苦的该犒劳它们一番！”师父笑呵呵对龙儿说。成龙知道师父的心意，是要考考他的暗器手法。领首微笑间，他转身入洞，抓了一把葡萄干已在手中。突然气沉丹田，鼓足中气一声清啸，山鸣谷应。有如金属破空的尖锐之声，震得群猴耳鼓刺痛，群猴霎时惊得张口结舌，趁着这稍纵即逝的刹那间，古成龙右手一扬，一招“天女散花”，葡萄干如箭离弦，尽数射入猴舌之上，竟然未进咽喉，力道恰到好处，着力奇准，真是匪夷所思。群猴咂口嚼舌，喜得“吱吱”作声。

“哈哈！”散逸真人笑声中，回到洞室，坐下来呷了一口香茗，望着徒儿满面堆笑。

“龙儿，我们师徒缘分不薄。光阳荏苒，不知不觉相伴了十二载岁月，我们也要分别……”

“师父，不……”古成龙只觉喉头哽塞，一时说不出话来。老人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娃娃，合久必分。你已大功告成，可说是青出于蓝，功力已胜过为师……”

“师父！”古成龙大叫一声，从椅上滑下，双膝一软，作势下跪。散逸真人袍袖一拂，急发真力托住他。成龙不敢与之相抗衡，只得低首肃立，浑身颤栗不已。“噢，老夫所言是实，不心惊慌。事实上，徒弟比师父武功精强有什么不好？又道是江海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武学方有进境。决不是欺师灭祖，娃儿不可世俗太甚，啊！”